

诗人谈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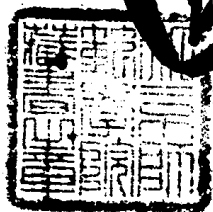
广播出版社

1207.25/1.9

广播文艺丛书

诗 人 谈 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8010

广播出版社

908010

广播文艺丛书

诗人谈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

*

广播出版社出版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5印张 90(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44,500册

统一书号：10236·012 定价：0.38元

目

录

- (1) 他从血与火中走来
——诗人艾青青少年生活访问记……………华 斌
附诗：《大堰河——我的褓姆》
- (16) 战斗的年代……………张志民
附诗：《边区的山》
- (32) 向太阳，向自由……………邵燕祥
附诗：《朝阳花赞》《假如
生活重新开头》(节选)
- (43) 做人民的歌手，为人民而歌唱……………雷抒雁
附诗：《小草在歌唱》
- (57) 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杨 牧
附诗：《我是青年》
- (65) 为现代化歌唱……………张学梦
附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
- (78) 初学新诗忆当年……………臧克家
附诗：《老马》《有的人》
- (87) 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歌手
——访诗人贺敬之……………叶延滨

附诗：《放声歌唱》(第四章)

(123) 寸草心……………赵 恺

附诗：《伐木者、斧头和树》

(133) 让诗散发出泥土气息……………王小妮

附诗：《农场的老人》《地头，有一双鞋》

(141) “生活给了我诗的生命”

——访诗人李瑛……………华 斌

附诗：《花》

(156) 编后记

他从血与火中走来

——诗人艾青青少年生活访问记

华 斌

诗人，一个使多少人崇敬而向往的称号。关于它，在人们中间又流传着多少瑰丽而动听的故事。传说，德国诗人歌德少年时，既酷爱绘画，又迷恋着文学，竟拿不定主意将来到底当画家，还是作诗人。于是，他走到河边，拣起一块石子祈祷着：如果石子扔下去能浮起来，他就当画家，反之则作诗人。石头自然在水里沉下去了，而歌德后来也果然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传说毕竟是传说，现实生活并不象传奇故事那么瑰丽有趣。在多少诗人、画家成长的道路上，不都是芬芳的鲜花，留下更多的却是一行行血泪凝成的人生足迹。最近，笔者访问了著名诗人艾青，更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个人的不幸、民族的灾难，才使艾青一步步走上了文学之路。

一九一〇年，艾青生于浙江金华一个蒋姓地主的家庭里。由于落生时难产，算卦的又说这孩子是个“剋父母”的命，刚刚出生不久的艾青就成为家中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回忆儿时的生活，诗人感叹地说：“我是等于没有父母的，连自己的生身父母我也不能叫‘爸爸妈妈’，而只能叫‘叔叔婶婶’。生活在这种被歧视的环境里，我从小就产生一种反抗心理。我反对迷信，讨厌那些靠骗人吃饭的算命先生。而对一些别人侧目而视的新鲜事物，我倒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直到现在，我写诗也总追求一种新鲜的形象和意境，这也可以说是本性难移吧。”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过去听艾青同志谈过的《虎斑贝》那首诗的创作经过。有一次，艾青同志随同一个作家学习访问团来到海南岛，一位年青的海军女战士送给他一个少见的海贝。望着它那晶莹的外壳，斑斓的花纹，为它写首诗的创作欲望在诗人的心里蠕动着。但是，艾青却久久没有动笔。在归途的火车上，他细细把玩着这只精巧的贝壳；坐在家中的书桌前，他也对着它默默出神，诗人正在追寻一个新的形象。后来写成的这首诗并不长，但是那清新的诗句却使人领略到隽永的人生哲理。诗人这种对艺术孜孜不倦的探求，贯穿在他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以他那种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为祖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现在，新诗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漫长路程。当年的一批开拓者大都已经作古，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艾青，也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为了向青年朋友介绍一点祖国新诗的发展状况，我请艾青同志谈谈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他的影响。诗人笑着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我才九岁，还谈不上什么

影响。不过，在小学课本里已经有了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思想。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更加感到新文化运动的新鲜气息了。我的老师是北大毕业的学生，他是比较进步的，提倡白话文。记得课本的第一课就是鲁迅的小说《故乡》。当时，我对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首领是十分崇拜的。有一次，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自修室随笔》，我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文章，狂热地推崇白话文，老师在上面批道：‘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谁的话能当作金科玉律呢？可当时我‘左’得很呀！在他的批语上狠狠地打了个大叉！”说到这里，艾青同志对自己当年的幼稚举动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一九二七年，艾青十七岁。北伐军的一支部队打到金华，他和许多青年学生一起参加集会欢迎北伐军，他还兴高采烈地骑上北伐军将士的马，为他们指引路径。不久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了。第二年，艾青考入西湖艺术院的绘画系。过去就知道艾青同志在美术上很有造诣，不但年青时参加过“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听说在北京刚解放的时候，他还被派去接收中央美术学院。关于他怎么从美术家成为诗人的问题，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着，过去想问总不得其便，今天，该让我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了。

听完我提出的问题，艾青同志抬起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陷入了对早年生活的回忆。他说，由于在家里得不到

母爱，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从美术中寻求安慰。他对那些色彩缤纷的农村年画感到新奇，也充满了兴趣，自己也试着画“大红大绿的关云长”。一九二八年，艾青正在西湖艺术院学习，有一天，院长发现了他的美术才能，对他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东西，到外国去吧。”当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在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中间，蔓延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想摆脱眼前黑暗、冷酷的现实，幻想着在异国土地上过“躺在草地上，一面啃着面包干，一面仰望着蔚蓝的天空”的罗曼蒂克生活。于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春天，艾青就和几个青年一起结伴乘坐法国邮轮到了法国。当时的巴黎真可称得上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且不说那珍藏着八千多件艺术珍品的卢浮尔宫博物馆，就是随便上街走一走，各式各样的展览会也到处可见，甚至有一个画家自己办一个画廊的。艾青后来常说，他喜欢艺术的法国。但是，家里渐渐失去了对儿子能在外面发财的希望，终于停止了对他的供给，他不得不自己设法谋生，半天工作，半天学画。回忆这段生活时，诗人深有感慨地说，他在法国度过的是“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是的，艾青在法国生活的三年，不但在绘画上大有长进，大开眼界，饱览世界上各种画派的美术作品，同时，由于向一个波兰女同学学习法文，在她的影响下，也接触到大量的文学书籍。正如他学西洋油画不喜欢保守的学院派，而比较喜欢“后期印象派”的作品一样，在大量文学作品中，艾青特别喜爱那些雄浑刚健、散发着现代生活气息

的自由体诗。他开始在自己的速写本里记下一些偶然从脑中闪过的诗句，学习用语言来捕捉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祖国的命运，民族的灾难，烘烤着艾青年青的心。可是，当时的法国政府和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报纸上公开污蔑中国抗日部队为“华匪”。甚至在街上早点铺里出现了一种酥软的点心，起了个名字叫“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子孙在法国落到了被侮辱、被歧视的地位。这时候，艾青在法国的生活、学习都受到了更大的威胁，他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甚至连过去可以自由出入的画室，也在他面前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壁。有一次，艾青到一个画室去画画，一个法国人盛气凌人地对他说：“中国人，你还配在这里画画？你们国家都快亡了！”这种民族的歧视，激发了艾青的民族自尊心，他起来反抗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的一次集会，并且用诗的语言记录了这个场景：

每个凄怆的，斗争的脸，每个
挺直或弯着的身体的后面，
画出每个深暗的悲哀的黑影。
他们叫，他们喊，他们激奋，
他们的心里燃炽着，
血在奔溢……
他们——来自那东方，

日本，安南，中国，
他们——
虔爱着自由，恨战争，
为了这苦恼着，
为了这绞着心，
 流着汗
 闪出泪光……
紧握着拳头，
捶着桌面，
 嘶叫，
 狂喊！

这就是诗人艾青早年写的一首诗，题目叫《会合》。谈到这首诗，艾青说：“这是一次尝试，是幼稚的，速写式的。不料回国以后被同房住的友人看见了，并且自作主张地寄到当时的左联刊物《北斗》去了，后来居然还发表了。也就是这件小事，使我开始从美术向文学移动。”

如果说，《会合》这首诗是艾青走向文学之路的第一步，那末，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在狱中写成的优秀诗篇《大堰河——我的褓姆》则使他完全地跨进了诗人的行列。他在发表这首诗时第一次使用了艾青这个笔名，从此蜚声文坛。这个名字也深嵌在千千万万个读者心间。《大堰河——我的褓姆》以它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心。笔者代表许许多多喜爱这首诗的读者，请艾青同志谈谈这

首诗的创作经过。诗人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向我谈起他七十二年生活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那是一九三二年七月的一个晚上，艾青正和十几位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起学习世界语，突然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由于他那种强烈的反抗性，也由于他的地主家庭不愿出面营救这个蒋门的“逆子”，艾青开始了三年多的牢狱生活。回忆这段狱中生活，艾青同志对我说，“你刚才不是问我怎么从美术转向文学的吗？《会合》那一首诗的发表是个因素，这段狱中生活是更大的因素，更重要的因素。牢监里怎么能画画呢？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颜料啊？后来，不知怎么弄到一支铅笔头，我就开始在废纸上写诗。监狱里的光线是十分微弱的，我摸索着写，常常把几句诗写在一行上，这样，还得时常进行一句一行的分解工作。……”

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面，艾青同志竟写下不少诗，有些诗通过律师和亲友探望的机会，带出去发表了。诗人告诉我，他写《大堰河——我的褓姆》正是入狱数月后的一个下雪天。艾青回忆说：“当时身陷囹圄，望着铁窗外飞飞扬扬的雪花，好象那凉气一直透到了我的心上。真是悲从中来啊！我想起了故乡故土，想起了用奶水哺育我的褓姆大堰河，想起我二十三年的经历，更想起我的褓姆大堰河悲苦、凄凉的一生，我似乎看见了她那个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有人总以为我写的大堰河是个象征，其实，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那就是我又敬又爱的奶妈大堰

河。还有人说什么‘中国有个大堰河，法国有个塞纳河，了不起！了不起！’那更完全是胡扯，他以为大堰河就是一条河哩！”

艾青同志告诉我说，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因为难产，生了三天三夜。那时，他父亲正在外求学，急得他的伯父在外面烧香许愿。这个有些异常的分娩现象，使那个十分迷信的封建地主家庭，对新生的婴儿充满了疑惧，人们为他求卜问卦，一个算命的说这孩子是个“剋父母”的命。这，就决定了艾青将来一生的命运。他出生不久就被送到一个叫大堰河的小村子的贫农妇女家中去养活了。在旧社会，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连个名字也没有。于是，艾青和他一家人也就以“大堰河”来称呼他的保姆、奶娘了。谈到这里，诗人激动地说：“大堰河是一个被旧社会遗忘的人，我也是个被地主家庭所遗弃的人，在歧视和冷遇中长大，我和大堰河有着共同的命运。”幼年的艾青在大堰河那里才感到母爱的温暖，而在生身父母的家里，却成了怯生生的“新客”。艾青同志在诗选自序中说：“诗人必须说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由衷之言摇撼人们的心”。诗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写《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的时候，作者虽然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而且身陷囹圄，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抒发他对一个农村劳动妇女的真挚、纯洁的感情。他勇敢地声称“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他用笔描述了大堰河一生的悲苦经历，也正是用大

堰河一生的血和泪“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社会的咒语”！

一九三五年十月，艾青出狱了。诗人的笔一发不可收。他写“春天”，写“龙华的桃花开了”，为死难的爱国志士讴歌；他通过“煤的对话”，发出了“给我以火，给我以火”的强烈呼声。在抗战的前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又在由上海去杭州的路上，写了《复活的土地》这首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欢欣歌唱。

诗人就是这样从血与火中走来，从血的现实中觉醒，在与火的搏击中受到磨练。他从血与火中看到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决心以新的战斗姿态去迎接明天！

(1982年4月6日广播)

附诗:

大堰河——我的褓姆

大堰河，是我的褓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褓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褓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
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钮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
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
她含着笑，扇着熨肉的炉子的火，
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大堰河，深爱着她的乳儿；
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
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